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小说与文化类

古代小说与历史

欧阳健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四辑

古代小说与历史

欧阳健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年·沈阳

I2-8/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小说与历史/欧阳健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1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4辑,小说与文化类)

ISBN 7-5382-1693-6

I. 古… II. 欧… III. 历史-关系-古典小说-文学
研究-中国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662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78 千字 印张: 5 1/4

印数: 22,681—25,680 册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顺德

责任校对: 马 慧

装帧设计: 安今生

定价: 4.50 元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
重点规划项目**

本书获一九九三年中国图书奖

内容简介

小说与历史这一命题，不只是小说与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问题，还涉及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上的重要课题——小说作为“史之余”的小说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深远影响；正史与稗史的社会文化分工，讲史、平话作为民间对正史的补充、发挥、取舍和评论，以及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正史中人物、事件的比较等等。作者以新颖有趣的话题，引导读者去思考。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林 辰 章培恒

主 编 侯忠义 安平秋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王 申 王海明

安平秋 张 俊 沈国经

欧阳健 骆桂明 侯忠义

曹亦冰 萧相恺 董哲潜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弘扬民族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化

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阅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一、不解之缘——

古代小说和历史的密切关系…………… 1

二、神话传说——

兼有历史和小说品格

的远古文化…………… 6

三、“正史”“稗史”——

历史和小说在“史”

的范围内的分工…………… 30

四、讲史平话——

民间艺人在“正史”之外另造

的历史世界…………… 65

五、“志传”“演义”——

融浑信、美两大要素

的历史小说…………… 94

六、时事小说——

超前于史籍编纂

的小说创作…………… 125

一、不解之缘——

古代小说和历

史的密切关系

—

中国古代小说和历史的关系，真是太密切了：无论是探求小说的源头，还是追踪它的流程；是发掘它的思想内涵，还是鉴赏它的艺术形式，几乎都离不开这个话题。在中国，小说有许多别称，如“稗史”、“野史”、“小史”、“逸史”之类，中间都有一个“史”字；不少小说干脆就题为《外史》、《痛史》、《趣史》、《艳史》。一些小说书名中的“传”、“志”、“录”等等，实际上也是袭用了历史文体的名称；“讲史”和“演史”，取材于历史的小说，是数量最多、最受欢迎的作品。中国古代的小说，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可以说就和历史结下了不解的缘分。历史和小说之间的相互

分工，相互促进，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贯穿于中国小说史的始终。这一独特的文化传统，既规定了古代小说的演变趋向，也铸成了古代小说鉴赏批评的美学特征。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假如我们真正弄通了古代小说与历史之间的根根节节，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就基本把握住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精神，把握住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性格。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总数达三千二百五十九卷共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和数不清的杂史笔记；与此同时，我们中国又有从远古神话传说到汉魏六朝志怪志人、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的“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的古代小说作品，其数量之巨大，卷帙之浩繁，都不是世界任何国家所能比拟的，要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艰巨性是不难想见的。不过，这并不能作为我们畏葸不前的借口；相反，当我们想到，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将涉及许多我们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将涉及许多我们读过的和未读过的古代小说，考察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古代小说中或真实、或虚幻的反映，必将进一步丰富我们的知识，陶冶我们的情操，就一定会鼓舞我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彻底弄通这个难题的。

二

在开始正式的话题之前，我们得首先把所要讨论的“历史”和“小说”这两个概念解释一下，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在古代中国，“历”和“史”原是两个单音词。“历”是动词，有经过、越过的意思。“史”字的本义是记事，属动词；后来又把专门担任记录言事和掌握文书的职务称为“史”，进而又把一切记言记事的册籍称为“史”，“史”因此成了名词。将“历史”二字连用，还是近百年内的事情。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南书局为适应当时开办新学的需要，编印了一部通史性的教材，叫做《历代史略》，简称《历史》。“历史”一词，便一直沿用到今。

在人们的习惯用法上，“历史”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反杜林论》）正因为这样，列宁指出要“把历史当做过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

程来研究”。（《卡尔·马克思》）而狭义的“历史”，则是指使用文字对于历史事迹的记录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史书”一词，更为妥切。周谷城说：“历史一名词，常代表着历史之客观的存在与历史之文字的表现。”（《历史完形论》）所谓“历史之客观的存在”，就是指的广义的历史。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比如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指中国已经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变化过程。但历史的自身，犹如长江大河，不舍昼夜向前流逝，一去不返，除了少量存留的文物古迹以外，我们主要只能凭借文字的记录（史书）去了解过去的一切，因此，我们又把这些文字的记录称为“历史”——狭义的历史。

“小说”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的。最早提到“小说”的是《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把“小说”与“大达”对立起来，指的是那些浅薄琐屑的言论；后来又把一切丛杂的著作，统称为“小说”。可见，那时候的“小说”，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小说”，含义相差太远，可以说简直不是一回事。

在“古代小说和历史”这个话题中，我们所说的“小说”，当然是属于文学的一大类别的、以人物形象的刻画为中心的、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叙事性的文

学体裁的小说；除了特别注明的以外，一般不包括古代所理解的“小说”的含义。至于我们所说的“历史”，则广、狭两方面的用法都兼而有之。当我们考察小说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谈到的一般是广义的“历史”，因为历史自身，就是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但我们更多地谈到的是狭义的“历史”，也就是记录历史过程的史书，目的是对比小说和史书，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的高下短长，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分工、渗透、促进、竞争等等，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混淆起来的。

三

历史与小说的关系相当复杂，在这广阔的领域里，可以做许多文章，比如小说如何从史传文学吸取营养以及如何对于史传文学更高程度的综合、小说对于正统史书中的历史观念的承袭和突破、如何用历史来研究小说和从小说去研究历史，等等。但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从历史发展的纵的方面，介绍历史与小说相互关系的几个重要阶段，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只好暂时从略了。

二、神话传说——

兼有历史和小说

品格的远古文化_____

—

我们伟大祖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根据科学工作者所发现的考古资料，云南的元谋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是已知祖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在陕西发现的蓝田人，距今约八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陆续发现的原始人类的遗骨、使用的工具、用火的痕迹，以及大批哺乳动物的化石，更是名闻世界。大量的考古材料，记录了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征服自然、繁衍后代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写下了祖国历史的第一页。

但是，在那漫漫的远古时代，由于当时没有文字，因此也就没有历史的记载，更没有小说的著作；除了地下埋藏的遗物、遗迹、遗址等考古

资料之外，有的只是一代一代传流下来、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零零星星记录下来的传说和神话，所以被人称作“传说时代”。研究历史和研究小说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这些传说和神话，是非常自然的；在他们之间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观点，甚至进行热烈的争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有关历史和神话传说关系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的影响特别的大，这种观点说，现存古书中的中国史，是由先后出现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在这些古书中，“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顾颉刚：《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经历了一场所谓“把神话历史化”（《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的过程。而在有关小说和神话传说关系的研究中，“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还有的学者索性说：“神话和传说不仅是文学（包括小说）的源头，也是历史的源头。”（吴小如：《中国古典小说发展概说》）

上面所提到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呢？

二

“邃古之初，史无可征。”在那邃古时代，不是没有历史，只是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下来，使后

人难以稽考，因而又被称为“史前史”。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费尔巴哈》）在原始社会早期，因为生产力极端低下，采集和渔猎品很少，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挣扎。那时的人类社会虽然也在历经着“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的历史过程，但是那种过程实在是太缓慢了，缓慢到难以觉察的程度。人类一代一代地重复着同样的“生产物质生活”，根本不可能具备任何“史”的观念，产生要“记住”自己历史的要求。

“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人是最社会化的动物，人在劳动中，要协调动作，交流思想，就需要一定的交际工具，这就产生了语言。不过，语言只能在双方比较靠近的时候运用，而且稍纵即逝，受着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无法记录和传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范围日趋扩大，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口头语言已经不

能适应人们相互联系的需要，于是逐渐发明了许多原始的记事方法。

《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隋书·突厥传》说，突厥人“无文字，刻木为契。”可见在文字产生之前，古人主要的记事方法是结绳和刻木。我们先来看看结绳记事是怎么一回事。郑玄的注释说：“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周易集解》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誓约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庄子·胠篋》也有“民结绳而用之”的话。从这些说明看，在绳子上结的某一个结子，就相应地表示着某种事件；结子的大小，也许还有不同的结法，则表示着事件的大小或者事件的性质。可以相信，这些结子所代表着的涵义，在人们之中一定有事先约定的规则，所以才会相互领会，不致产生误解。但不管怎么说，那结子的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总是有限的，单凭一两个结子，是难以表示某种复杂的状态和过程的，因此人们总得还有什么补充的法子不可。这种法子到底是什么，古人并没有给我们讲清楚。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刻木记事。197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中，发现四十片骨质记事工具，它由切割加磨的骨片制成，在骨片中部的一边或两边，刻有一至